

廣揚

48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



目 錄

蕭清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	人民日報社論 (一)
上海公安局審訊帝國主義間諜集團案	(五)
寧波、定海分別逮捕間諜戴安德、郭居夫	(九)
瀋陽閻副主教擁護政府逮捕間諜特務	(一二)
各地教友擁護政府並支持上海教友正義鬥爭	(一五)
完全擁護這一正義措施	趙登廉 (二〇)
百倍提高警惕，繼續進行鬥爭！	劉國政 (二一)
讓帝國主義的陰謀從此永遠宣告破產	項文英 (二三)
從參加民青聯大會談到對上海市破獲的間諜案的感受	徐安民 (二四)
「公教青年報國團」是反動的武裝特務組織	(二七)
記九江城外天主堂復堂盛典	自立 (三八)
事實勝於雄辯！	劉九文神父 (四〇)
北京北堂區放映電影，姚光裕王汝韓二神父出席講話	伴秋 (四一)

肅清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

主義分子

十人民日報七月十六日社論

近年來在北京、天津、瀋陽、南京等地陸續破獲了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案。今年三月和六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又先後破獲了兩起帝國主義間諜破壞案件。兩案中的主犯霍光華（美籍）、斐有文（美籍）、格壽平（法籍）和田望霖（比利時籍）等，都是天主教中的反動神甫、會長或神學院長。他們在帝國主義特務機關的指使下，以天主教為掩護，驅使少數落後的天主教徒，刺探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教機密，破壞土地改革和各種愛國運動，企圖危害人民民主政權。但在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力量面前，這些帝國主義的間諜破壞陰謀終於被揭穿了。這對於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在我國進行破壞活動的陰險計劃是又一個有力的打擊，這是我國人民和愛國的天主教徒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又一重大勝利。

這兩個案件再一次充分地說明，我國人民既然有能力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匪幫在中國的反動統治，也就有能力粉碎帝國主義危害我國人民安全的一切陰謀詭計。不論這些帝國主義匪徒是多麼卑鄙、陰險和兇惡，都無法逃出我國人民羣衆及我人民公安機關的巨掌。同時，這兩個案件的破獲也再次說明，帝國主義不僅在我國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利用天主教和其他方式對我國進行破壞活動，而且他們現在正加緊作垂死的掙扎。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

的開幕詞中早就指示過我們：「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作最後

的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後，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我國人民和一切愛國的天主教徒，都應該從已經破獲的許多案件中吸取教訓，提高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破壞陰謀的警惕，積極協助人民政府，肅清一切反革命的間諜特務活動。

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往往散佈「天主教是超政治的、與帝國主義沒有關係的」等等說法，來掩飾他們利用宗教進行與我國人民為敵的破壞活動。但是無數事實都證明，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在我國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是一貫的和有計劃的。在這短短的幾年間，我國各地人民公安機關先後破獲了邢台、濟齊哈爾、獻縣和瀋陽的天主教間諜案，廣東梅縣天主教福爾德間諜活動案，南京天主教耶穌會美籍神甫教育才等反革命活動案，黃石天主教美籍神甫蘇良反革命活動案，辰谿天主教美籍神甫翁明德通匪藏毒案，沅陵天主教美籍神甫高爾飛反革命活動案，廣西鬱林天主教美籍教徒其履根間諜活動案，天津天主教法籍主教文貴賓反革命活動案，北京意籍神甫馬迪儒間諜活動案等等。這一批帝國主義分子雖然披着主教、神甫的外衣，實際上都是老牌の間諜特務。他們曾經長期勾結我國內外的反動分子，破壞我國人民革命事業。在全國解放以後，他們除繼續為帝國主義特務機關收集情報以外，還惡意地散佈了許多破壞世界和平運動和煽動世界大戰的謠言，阻止和破壞天主教徒參加抗美援朝等愛國運動。他們極力為美帝國主義的絕滅人性的細菌戰辯護，有的甚至準備進行武裝暴亂，妄想顛覆我人民民主政權。在這些已破獲的案件中，今天本報發表的「公教青年報團圍」的案件，更系統地暴露了帝國主義與我國人民為敵的兇惡面目。「公教青年報團圍」是一個以天主教為掩護的反動武裝特務組織，是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直接掌握之下，以天主教中的反動神甫為基礎，裏脅一部分落後的天主教徒組成的。從一九四六年開始，這個反動的特務組織，除在華北各地造謠破壞、刺探情報、組織反動武裝擾亂放區以外，還曾經為國民黨匪軍的飛機指示轟炸目標，殺害了許多無辜的人民，並派遣特務匪徒陰謀殺害人民革命領袖。這一系列無可爭辯的事實充分證明：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一貫利用天主教，進行反革命

的間諜破壞活動，它們說什麼天主教「超政治」、「與帝國主義沒有關係」，只是掩蓋它們罪行的烟幕罷了。

全國解放三年多以來，在人民政府的領導和教育下，在各界人民的積極協助下，特別是以天主教為掩護的間諜特務案件的陸續破獲，已使廣大天主教徒進一步認清了帝國主義的醜惡嘴臉，他們自動地開展了反帝愛國的運動。這一運動的唯一目的，是從教會中驅逐帝國主義分子，肅清帝國主義在宗教事業中的影響，使天主教變成中國人民自辦的宗教事業。因此，它完全是天主教徒爲了維護祖國的獨立和尊嚴，保護我國人民利益的愛國運動。但是仍然潛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卻有意製造謠言，企圖破壞這一愛國運動。他們的無恥謊言已爲許多地方天主教徒所識破。愛國的天主教徒已經堅定地站起來了，揭發了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我國的種種罪惡，把一批披着羊皮的豺狼趕出了教會。同時，他們也積極地參加了抗美援朝等愛國運動，有的更勇敢地檢舉了帝國主義分子的間諜特務活動，使人民公安機關能夠迅速破案。這些愛國的行動都說明，廣大天主教徒的政治覺悟已經提高了，因而獲得了各界人民的同情和贊助。但是應該着重指出，由於至今還有一批帝國主義分子竊據着天主教的神職，對於稍有愛國表現的教徒和神職人員，動輒用「摘神權」、「停止神功」、「開除教籍」、「不給領聖體」等手段來威嚇，因此，天主教內的愛國正氣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揚，有些教徒還心存疑懼，不敢起來和帝國主義分子作鬥爭。更有極少數的天主教徒長期受了帝國主義的欺騙宣傳，中毒較深，至今仍然看不清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宗教進行破壞活動的假面目，而在利誘和威脅之下，參加了間諜特務活動，犯了危害祖國和人民利益的罪行。這就說明清除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對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保障國家的經濟建設是有着重大意義的；對於天主教徒的愛國運動也是很有力的支持。在這一反帝鬥爭中，少數誤入歧途的教徒應該趕快悔悟，毅然決然地和帝國主義分子斬斷關係，站到反帝愛國這一方面來。

人民政府對於宗教信仰和正當的、公開的宗教活動一向是堅決保護的。關於這一宗教信仰自由

的政策，共同綱領上已有明文規定。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早已明白指出：「只要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在去年接見西藏致敬團時，毛主席又一次說明：「共產黨對於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採取保護政策。」（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報所載西藏致敬團團長柳霞。土登塔巴對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員和全體藏族僧俗同胞的廣播詞）人民政府爲了執行毛主席的指示，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幾年來曾經採取了許多有效的措施。凡是遵守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的愛國教徒，不論他們信奉那一種宗教，他們的信仰自由都一概受到保護，他們的風俗習慣都受到尊重。就是對於極少數誤入歧途的教徒，人民政府也是採取耐心教育的政策；只要他們能够悔悟，對他們的宗教信仰同樣加以保護。人民政府這種言行一致的態度，獲得了廣大教徒的擁護。這種無可爭辯的事實，決不是帝國主義的任何造謠污蔑所能歪曲的。但是必須嚴正指出：人民政府只保護正當的公開的宗教活動，對於那些以宗教爲名而實際上秘密進行反革命間諜破壞活動的分子，則必須堅決加以鎮壓。這也是人民政府一貫的政策。人民政府決不因爲保護宗教信仰自由而容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革命活動」，人民政府也決不因爲要清除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而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因此，一切虔誠的天主教徒，爲了維護祖國和人民的利益，也爲了使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受污蔑，必須把正當的宗教活動和利用宗教所進行的反革命活動加以嚴格的區別，堅決把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這是一個天主教徒應有的愛國行爲，也是愛教的正當的行爲。

反對帝國主義的陰謀破壞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帝國主義者雖已接連遭到了失敗，但他們必然要繼續利用一切方式對我國進行搗亂和破壞。我國各階層人民和愛國的天主教徒，都應該百倍提高警惕，防止因已取得某些勝利而產生麻痺思想，而必須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隨時準備粉碎帝國主義的一切陰謀詭計。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審訊帝國主義間諜集團案

主犯梅占元供認利用天主教從事間諜活動

(上海市新聞處十七日訊) 上海市公安局在六月十五日所逮捕的一批利用天主教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的帝國主義分子中，以梅占元(法籍神甫、天主教遠東遣使會總觀察、中國遣使會華南分會會長)爲首的利用天主教味增爵會(即遣使會)爲掩護的間諜情報集團案，已開始審訊。該案主犯梅占元在確鑿的罪證面前，供認了他的罪惡活動的事實。目前，公安局仍在繼續審訊中。

本市公安局在破獲該案時，當場繳獲手槍三枝，子彈數百發，軍用收報機、軍用地圖、蔣匪黨旗、氣象測量器等罪證十八種和大批情報底稿。這些情報底稿，揭露了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天主教爲掩護，長期搜集我國歷次人民革命戰爭情報的罪惡活動。情報的範圍極爲廣泛，它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氣象等各方面。

由梅占元供認的材料證明：此一帝國主義間諜、情報集團在中國解放後的活動範圍仍很廣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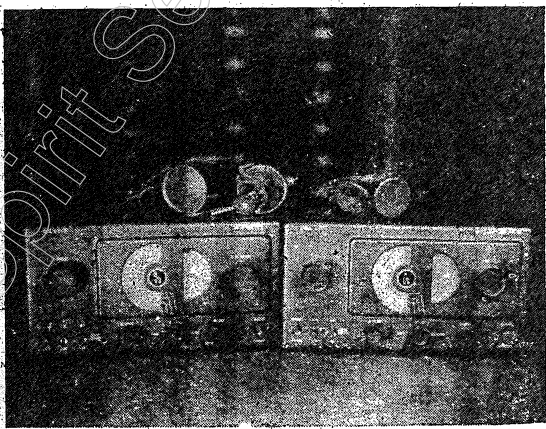
，並以上海首善堂(天主教中國遣使會的經濟機關)爲中心。這個中心，包括梅占元、郎樹堂(

法籍神甫、遣使會首善堂總帳房）、賴儒實（法籍神甫、遣使會首善堂副總帳房）等人。受這個中心控制的情報網散在很多城市中。最近由浙江省寧波市和定海縣公安局分別破獲的帝國主義間諜戴安德（法籍神甫）案，郭居夫（法籍神甫）案，即均屬於這一情報網。

梅占元供認，他們會有計劃地竊取我國各方面的情報，並把這些情報送往國外。他們特別注重軍事情報的搜集，解放後僅是浙江一省，每一時期各地都有軍事情報送來。梅占元供認：上海解放初期，人民解放軍即將解放定海，蔣匪濫炸寧波之時，在寧波的帝國主義間諜戴安德就搜集軍事情報報告梅占元：「國民黨飛機到江北岸來炸，炸死七人……江東與江北的浮橋結果未炸掉」，有一次五架飛機來，機關槍在×××的體

育場上」，「……有幾隻裝有汽車發動機的船，準備攻打舟山的，上面用××偽裝」，這個間諜戴安德，是梅占元間諜情報集團的重要成員之一。他在寧波利用天主教為掩護，會搜集軍事情報給日寇，解放以後，除了更加積極搜集我人民解放軍的情報以外，還窩藏武器，陰謀不軌。抗美援朝開始後，各地的帝國主義間諜就報告梅占元關於我國國防和志願軍的情報。在嘉興的帝國主義間諜報告說：「前××修築的飛機場已經擴大了……」，「×××有軍事醫院……現在還有許多兵在×××養病……」。寧波方面也報告說：「××要造一個飛機場，場上有一條很長的跑道……」。梅占元供認，他還派了一個長期搞情報的美國間諜司儀芳（法籍神甫）到溫州去刺探情報。間諜郭居夫也是梅占元情報集團的重要成員

上海市公安局在破獲以帝國主義分子梅占元爲首的利用天主教味增爵會爲掩護的間諜情報集團案時，當場抄獲大批罪證。上圖爲從上海首善堂抄出之盒子槍、左輪槍、勃朗寧手槍和大批各種口徑的子彈；下圖爲抄獲之二個小型軍用收報機及附屬之耳機。



，他在梅占元等的指使下，在解放前就搜集舟山

地區人民游擊隊之軍事情報給蔣匪海軍司令桂永清，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郭犯又勾結盤踞於舟山的蔣匪憲兵第九團第四特高組長、特務黃義廣，設立特務機關，並代黃匪勸色特務分子；定海解放前夕，郭居夫還向蔣匪八十七軍提供舟山地區重要地誌情報，企圖阻撓人民解放舟山，並密遣帝國主義特務分子穆文照（法籍）到寧波，進行破壞。

梅占元供認，解放後爲了怕被破獲，傳遞情報除了口頭彙報外，書面傳遞時都用暗語、隱語、代名詞、術語等等代替原來意思。他舉例說：

「地名常用聖經上名字，如台灣以Galilee或Nizanael代替，人的名詞常用聖名，如黎培里以Tonio（原文是Antonio）代替，一般名詞如以「冰」代「兵」，以「天鵝」代「飛機」等等

……」

梅占元供認，他除了從事間諜情報活動以外，還指示浙江、江西等地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進行種種陰謀破壞活動，對抗人民政府。去年開始，他爲了消滅罪證，就有計劃地把十三箱「文件」運往國外；大量信件也不斷被燒燬了。

從梅占元、郎樹望、賴儒實三人爲首的以天主教爲掩護的間諜情報集團案所抄獲各種物證中，以及從梅占元的供認辭中，事實又一次告訴大家：帝國主義分子千方百計地利用天主教，從各方面來進行陰謀破壞活動，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兇惡的敵人。廣大人民和天主教徒應該繼續提高警惕，爲徹底清除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而鬥爭。

寧波市和定海縣人民政府公安局

分別逮捕間諜分子戴安德郭居夫

另一帝國主義忠實走狗王銘惠同時就逮

（寧波通訊）寧波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已於六

月十六日將一貫進行間諜活動的帝國主義分子戴

安德逮捕。戴犯又名戴富鄰，於一九〇四年來我

國。該犯一貫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危害我國安全

和人民利益的間諜特務活動。遠在一九三八年前

，該犯就與日本大使館密切勾結在一起，將寧波

、溫州、紹興等地區教堂畫圖送交日本大使館，

並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指使，命各地天主堂神父

將駐在教堂附近的中國軍隊兵力分佈、番號、長

官姓名等情報向日寇報告。日寇侵華時期，戴犯

又直接勾結駐寧波日寇司令松井、日寇特務平山

政十、漢奸偽寧波專員公譽專員沈爾喬等，爲日

寇「陣亡將士」做「追思大彌撒」，宣傳大東亞

「共榮圈」等。

一九四八年，當我國人民解放戰爭迅速發展

之際，戴犯一面在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的唆使下

，担任佈置「應變」，退居幕後，堅持反動活動

；另一方面則指派其忠實幫兇帝國主義分子華智伯

（已出境）、親信爪牙顧石峯（反動聖母軍總指

導司鐸，已逮捕）到上海反動聖母軍頭子莫克勤

處受訓，先後爲首策劃，組織「聖母軍」兩個「區團」，十九個「支團」；破壞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各項運動；破壞我國的國防事業，阻撓青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軍事幹部學校，利用派人調查，專人傳遞等方式，搜集匪機轟炸後果，我軍沿海兵力部署等情報，測量我沿海水位氣象，拍攝我沿海軍事要地照片及刺探我軍高射砲陣地等情報。一九四九年八月，帝國主義特務分子穆文照（法籍）自台灣偷渡來寧波時，戴犯即與華智伯等拍攝匪機轟炸地區照片，觀察炸彈的威力。定海解放前，戴犯通過國民黨武裝特務沈玉庭（已逮捕）等與當時住定海的帝國主義分子伊法理、郭居夫秘密聯繫，互通情報。

戴犯就逮時，公安機關當場搜獲該犯至今仍未隱藏的手槍一支，「自動氣壓機」一架，記錄氣

象情報底稿一部，及我國沿海港口照片、舟山地帶海軍軍用地圖等多幀，並搜獲戴犯與日寇勾結合拍的照片，指令各教區收集軍事情報信稿以及其他指示文稿等罪證。

帝國主義忠實走狗王銘惠（藥行街天主堂神父）亦於六月十六日上午受捕。該犯在帝國主義指使下，曾在解放以後勾結、窩藏土匪，隱藏國民黨殘匪的電訊器材，搜集我沿海軍事情報供給帝國主義，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該犯曾百般破壞，進行收買幹部、分散土地等罪惡活動。

（定海通訊）帝國主義分子郭居夫（法籍，定海沈家門天主堂神父）於一九三二年來我國，他在中國的一切活動，都是與他的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國人民的罪行分不開的。例如，當一九四八年蔣匪派遣大批海匪至舟山羣島攻打我海上人民游擊武裝部隊時，郭居夫就會與當時的蔣

匪海軍司令桂永清勾結，向桂匪提供有關舟山地區之軍事情報，獻計策劃「剿共」，並將其與桂匪聯繫經過向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分子戴安德報告。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蔣匪尙盤踞舟山，該犯又勾結了蔣匪憲兵第八團第四特高組長、特務黃義廣，設立特務機關，並爲黃匪物色特務組織成員，至舟山解放前夕蔣匪殘軍潰散之際，該犯竟爲盤踞大陳山海匪徐學道等部作「平安彌撒」，並爲匪徒隱藏物品。該犯在定海解放前夕還曾和蔣匪八十七軍勾結，提供有關舟山地區重要地誌情報，企圖阻撓我人民解放軍解放舟山，並通過該匪部之協助，將帝國主義特務分子穆文照自定海秘密運送入寧波，進行破壞活動。

定海解放後，郭居夫仍繼續其罪惡活動，他親自在沈家門組織反動「聖母軍」，主持「聖母

軍」會議，煽動受騙分子與政府對立，並利用少數落後受騙的羣衆，搜集我國沿海有關軍事、政治、經濟的情報，供給帝國主義。該犯與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分子戴安德、梅占元及逃往香港的國民黨特務黃義廣等互通情報。

郭居夫死心腸地與中國人民爲敵，到處散佈反動謠言，誣蔑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污蔑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郭居夫對中國教徒也竭盡其奴役侮辱之能事，他曾多次調戲年青女教徒，爲人發覺後，他便利利用「神權」以「停四規」、「出通功」等加以威脅迫害。

經過嚴密偵查，證實郭居夫完全是一個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分子。中國人民解放軍舟山羣島軍事管制委員會爲了確保祖國邊防的安全及維護人民利益，已於六月十六日下令將郭犯予以逮捕。

瀋陽閻副主教發表聲明 擁護政府逮捕間諜特務

徐振江等五位神長也聲明擁護政府並支持

上海教友的正義鬥爭

近日以來報紙登載着上海人民政府公安局先後破獲兩起上海天主教神職界中帝國主義分子田望霖等披着宗教外衣，進行破壞活動的案件，同時已將他們逮捕，公佈了他們的罪行。我站在愛國愛教的立場，本着愛國愛教的精神，根據報上所載的他們的罪行，來發表我的意見：據說他們都是天主教的神職者，既是神職，就應當恭敬天主，救人靈魂，就應當愛護他們所在地的國家——我們可愛的國家！乃他們不但不要愛護我們的國家，反而進行破壞活動，危害我們的國家，這種罪行，有多麼可恥，又怎樣可恨呢！最後我擁護政府合理的逮捕。

天主教瀋陽總主教區副主教閻書青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海市公安局最近破獲了一批帝國主義分子田望霖、林仁、瞿光華等利用天主教為掩護進行間諜特務活動的案件，這鐵一般的事實說明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決不死心並企圖再繼續幹着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活動。看了這消息後，我們非常痛恨、同時也使我們更進一步地明瞭了他們的本來面目：他們是完全丟掉了宗教的神聖職責而專門幹着反人民革命的活動，這不僅危害了我國人民同時也玷污了我們的教會。但是很使人們愉快的是：他們終究逃脫不了人民的巨掌。現在人民政府破獲了這一連串の間諜案而將各犯依法予以逮捕，這是真理重新得到光明，這是人民的勝利，也是

我們教友的勝利。這不僅制止了他們危害祖國人民的罪惡，同時又在我們的教會內清除了一批反人民反教會的帝國主義分子，而使我們的教會得到純潔。我們擁護賢明的政府這種完全正確的措施，我們支持全國各地愛國的天主教徒愛國愛教的正義行動！要堅決肅清隱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幫兇，純潔我們的教會，做好天主教內的反帝愛國愛教工作，我們同廣大人民站在反帝鬥爭的最前綫，不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幫兇全部肅清決不甘休。

天主教瀋陽教區 總堂 司鐸 徐振江
 潘陽 司鐸 皮中藩
 天主教營口教區 總堂 司鐸 江恩霖
 營口 總堂

六月十六日報上刊載了上海市公安局

破獲帝國主義分子田望霖、翟光華等利用

天主教進行間諜破壞活動的特務案件，看

了後感到萬分憤恨。從所破獲的間諜特務

案件中，使我們更進一步地認清了帝國主

義利用天主教進行侵略是一貫的。這些罪

惡事實，不但直接危害了祖國人民的安全

與利益，並且也違反了天主的誠命，侮辱

了我們純潔的教會，因而也就喪失了作為

傳教士的起碼條件。因為依據教規，傳教

士的責任是在傳揚基督福音，宣講聖教教

義，而這些披着宗教外衣進行侵略活動的

豺狼，却為帝國主義服務，做着間諜工作

，這是我們愛國愛教的虔誠教友所絕不允

許的。我們是神職人員，有責任來保衛祖

國，也有本分來使我們聖教會純潔，因此我

們完全擁護上海市人民政府賢明而正義的

措施，同時要求政府對於這些長期與中國

人民為敵的帝國主義分子予以嚴厲的制裁

。今後我們要更加努力地帶領瀋陽市的愛

國教友，做好反帝愛國愛教的工作，同時

也更要隨時隨地提高警惕，嚴防帝國主義

利用宗教的新陰謀。

天主教瀋陽教區

瀋陽總堂

司鐸 顏承德

天主教瀋陽教區

開原靠山屯本堂

司鐸 張維和

各地教友紛紛擁護政府並 支持上海教友的反帝鬥爭

吉林市全體教友給全國

神長和教友們的一封信

親愛的全國天主教神長們、教友們！

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全國天主教教友也在愛國主義教育和影響下，先後掀起了愛國愛教運動。我們吉林市天主教教友也同樣的在政府宗教政策的保護下，經過兩年來反帝愛國的學習，廣大愛國教友，認清對披着宗教外衣，打着慈善的招牌，口是心非，進行反人民活動的黎培里，高德惠等帝國主義分子，有了正確的認識。他們正是吾主耶穌所指責的法利賽人黨徒。我們也和全國教友一樣的懷着無限的憤怒，起來反對他們，趕走他們。在教友們不斷地提高思想覺悟的基礎上，成立了我們自己的反帝愛國組織，——革新委員會。從此，堅決與帝國主義斬斷聯繫。

最近上海天主教教友揭發的，以田望霖（比利時籍）為首的隱藏在教會內進行間諜活動的帝國主義份子，政府分別予以懲處，這是正確的。從這個案件來看，一方面說明了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是：對於帝國主義份子利用宗教進行侵略活動的陰謀，堅決的予以打擊；而對於中國人民的宗教信仰，則依法予以保障；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當帝國主義還沒挺屍之前，仍然利用宗教進行侵略活動。

因此，我們吉林市全體愛國教友必須緊密的團結在愛國愛教的旗幟下提高警惕，堅決地站在愛國愛教的立場，嚴格地分清敵我界限，分清真正愛國神長與假藉神權對教友施以威脅欺騙的法利賽人黨徒的界限，我們下定決心，不受帝國主義任何新的反愛國陰謀所利用。我們吉林市愛國教友有神聖的責任保護耶穌聖殿不做帝國主義侵略活動的工具。我們這種正義的愛國愛教行動，必將獲得全國愛國教友與廣大人民的支持，徹底粉碎帝國主義的罪惡陰謀而取得最後勝利。

吉林市全體天主教友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一日

安徽合肥教友一致

譴責這些間諜特務

·劉興貴·

當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今年三月二十五日，破獲了帝國主義分子田望霖、林仁等利用天主教為掩護，長期進行間諜活動案，這一消息在解放日報上登載後，合肥市天主教革新促進會便

針對這一鐵一般的教訓，在全市廣大教友羣衆中進行宣傳教育，以資扭轉部份教友認為現在革新運動已經勝利，我們教會沒有什麼問題了，因而產生了對現尚隱藏在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鬆懈麻痺的錯誤思想，提高他們的警惕；並組織了全市教友對帝國主義分子田望霖、林仁及其走狗們的陰謀活動的罪行，展開學習。在學習中，經過了漫談、討論，教友們一致認識到：只有把所有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徹底肅清後，我們聖教才可以達到廣揚；在教會內部尚有許多帝國主義分子隱藏着的今天，任何一點鬆懈麻痺思想都是不容許存在的。學習後，全市教友即聯名發表聲明，在聲明中，除了對帝國主義分子田望霖、林仁等的特務活動表示異常憤怒及衷心擁護人民政府及時逮捕了這批帝國主義分子的正確措施外，並要求政府對這許多罪惡的魔鬼，法利賽的黨徒，給予嚴厲的法律制裁，以保護我們祖國的安全和宗教的純潔。此外，合肥市第二初中女教友同學王家鈺、安徽省郵電管理局教友汪德修等以及合肥郊區孫大鄂教友們，都紛紛寫信給安徽日報社，痛斥田望霖、林仁等是披着

羊皮的狼，是天主教的敗類，要求政府迅速處理他們，並表示今後一定要團結在合肥市革新促進會周圍，將反帝愛國愛教運動進行到底，百倍地提高警惕性，爲保衛祖國，純潔聖教會而奮鬥！

山西太原市教友舉行座談會

痛斥帝國主義的罪惡陰謀

太原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委員會，爲了提高廣大愛國教徒與神父、修女們的思想覺悟，進一步認識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破壞活動的罪惡事實，特根據本月十六日人民日報所發表：「上海破獲的兩起間諜特務案的消息及「肅清隱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的社論爲內容，於本月十九日下午三時在該會會議廳，召集了該會委員與總堂的主教、神父、修女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教徒等三十餘人，在痛憤的情緒下，熱烈地舉行了座談。

該會陳隨主任委員在他的發言中着重地說：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間諜特務分子，無恥地沾污了我們純潔的教會。我們從報上看到今年三月和六月在上海天主教內所破獲的兩起間諜特務案

，他們都是假冒着爲善的神父。這就再次證明了帝國主義分子是不甘於死亡，而千方百計地繼續利用我們天主教來進行其卑鄙無恥的間諜破壞活動。因此，可以聯想到我們太原市天主教的革新已經一年多了，帝國主義分子被清除了，教徒、神父也站起來了；但我們還不能以爲就不會有這樣的事件發生了。如果存有這樣的想法，那就太危險了。我們從上海這次教訓看，今后更必須特別提高警惕，嚴防這些竊據神權的帝國主義分子鑽入我們教會。

郝蕭代理主教痛憤地說：帝國主義分子是不甘心失敗的。我們從上海天主堂內所扣押的這二十多名帝國主義分子的罪惡事實看來，他們標榜的是傳教事業而手裏却拿的是：電台、密電碼和殺人武器，暗中搜集我們國家各方面的重要情報爲帝國主義者服務。耶穌告訴我們說：「放羊的只管放羊。」這些敗類，他不管他的放羊職務，成了帝國主義的幫兇。按他們的所作所爲，根本是變質了，是法利賽人的行爲。我們堅決擁護政府把這些變了質的法利賽人，從我們教會內完全清洗出去，以純潔我們教會。

二區革新促進分會張月金委員在發言中鄭重地說：我們的革新會成立一年多來，大家認為不會再有帝國主義分子存在了，這種麻痺大意的思想，如果繼續發展下去，恰好給帝國主義分子以可乘之機。我們從上海這次所破護的間諜特務案的教訓來認識，已被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都可能有安排好的代理人。因此也就聯系到我們太原市的天主教會，帝國主義分子雖然被我們清除出去了，但他們是否也有安排的代理人呢？這是值得我們大家特別提高警惕與密切注意的。

委員李德華神父說：上海破護的這兩個間諜特務條件，充分表明了我們教會內還不够純潔。過去我們對共產黨不太了解，又加反動派的歪曲宣傳，認為共產黨是反對宗教信仰自由，甚至是勢不兩立，但是解放三年多來，我們親身體驗到：人民政府對我們的宗教信仰，不但沒有一點阻碍，而且處處受到了保護。因此，我們爲要熱愛自己的祖國，首先就必須把我們教會內所殘存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爪牙，完全清除出去，這不僅僅是政府和廣大人民的責任，而且也是我們每個愛國教友和神父的本分。

相繼發言的還有該會田承維副主任、郝瑾秘書長等數人，大家一致認爲：上海這次所破護的間諜特務案兩起，是廣大人民與愛國教徒的勝利，是帝國主義分子陰謀詭計的破產；同時，也是給全國各地廣大愛國教友敲了一次警鐘。我們除堅決擁護政府這一英明而嚴正的措施外，並應提高政治警惕，嚴防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活動。接着大家一致同意把上海破護的間諜特務案的罪惡事實，向廣大教友展開廣泛的宣傳教育，並在各分會展開深刻的討論。

最後，該會曹道生副主任在總結大家的發言與表決建議的同時，他又特地指出：我們應當進一步來認識上海破護的間諜特務案，這並不是偶然的。我們知道，上海過去是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們中國大陸的跳板，因此它的群眾基礎，可能較其他地方要多些。所以我們說上海的間諜特務案的破獲，既不是排外，也不是反教，同時也不是反對神權，而僅僅反對的是他個人——帝國主義者的間諜特務。我們今天清除這些間諜特務，正合乎耶穌傳教的精神和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李永恒)

唐山市天主教愛國會籌委會給

全市教友的一封信

親愛的教友們：

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先後破獲了兩起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破壞活動的間諜特務案件。我們對於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分子，表示無限痛恨和憤慨。

田望霖、霍光華等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都是假借傳教爲名，暗中勾結美蔣特務進行罪惡活動的。他們刺探我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機密，供給國外帝國主義情報機關，破壞人民政府法令，破壞各種愛國運動，危害人民政權，鐵一般的事實證明：田望霖、霍光華之流根本不是什麼神長、神父，他們是利用宗教作幌子，進行罪惡活動的間諜特務分子，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我們愛國的天主教徒，是絕不能容許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進行罪惡活動的。只有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保護與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才能享受和平與幸福的生活，只有我們恢復天主教的純潔

，才能過好正當的宗教生活。因此，我們愛國的天主教徒要明確地分清敵我，站穩中國人民的立場，積極協助政府把那些罪惡的帝國主義分子從教會裏清除出去。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及時逮捕了這些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分子的措施，是英明的，正確的，是完全符合全國各階層人民與天主教愛國教徒的利益。我們唐山市全體愛國的天主教徒表示完全擁護，並建議政府依法嚴懲這些罪惡分子。我們號召全體教友提高警惕，勇敢揭發隱蔽在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的破壞陰謀和罪行，爲搞好反帝愛國運動而奮鬥。

唐山市天主教愛國會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達五

第一副主任 劉祖耀

第二副主任 王毓賢

(朱其璣)

完全擁護這一正義措施

歸綏市天主教革新委員 趙登廉

報載上海市在三月間和六月間先後破獲了兩起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破壞活動的間諜案，上海軍管會將根據各犯罪情分別予以懲處。這一正義的措施不但維護了祖國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純潔了我們教會的內部。我完全擁護這一正義的措施。許多愛國的教友、神父看到了這個消息，都十分驚異，異常憤怒。他們驚異的是祖國四年來已經打垮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勢力，我們已經堂堂正正立於世界之巔，而竟然還有小醜跳梁，真是意想不到；他們憤怒的是這些傢伙卑鄙地企圖破壞人民的幸福，更可恨的是這些東西利用純潔的、神聖的宗教作了他們血腥罪惡的外衣。我覺得教友們的驚異是使人吃驚的。毛主席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早就指示過我們：「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

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後，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這句警語，我們因為全國各項運動的偉大勝利，以為天下無事，竟把它忘却了。今天這些事件一發覺，當然要驚異，這就說明了我們的思想太麻木了，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呀！教友們，吸取這個教訓，記取毛主席的告誡，提高警惕吧！蘇聯革命成功已經三十多年了，還有美帝收買的空降特務，還有貝利亞這類的叛徒出現。這不是我們的前車之鑑嗎？教友們的憤怒是應該的。試看帝國主義把我們的教會弄成個啥樣子，把耶穌侮辱到什麼地步！百年來，帝國主義一貫利用宗教進行侵略，那一次不是飛機大砲在前，「傳教士」在後，或是「傳教士」在前，飛機大砲在後。（當然也有真正的傳教士）。因此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起來殺「大毛子」，同時也連帶了「二毛子」（指教友說的）。這難道說是教義惹起來的嗎？帝國主義於是藉口「保教」，紛紛闖進中國。滿清政府腐朽無能，只有俯首貼耳，百依百順。當時教友無知，只以為他們在「保教」，也會發了

一通威風。直到現在，教會對人們的印象很壞，不完全是他們造成的嗎？耶穌的真精神給他們破壞無餘了。我們的教義的精神是愛，而現在愛後邊跟着刺刀，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耶穌一生傳教是徒手的，宗徒們傳教也沒有帶過武器，而教會天下大行。而今天這些敗類竟把耶穌傳統獻給帝國主義作了袍衣。是可忍，孰不可忍？

解放以來，人民政府、共產黨並沒有歧視宗教和每一個傳教士，而隱藏在教會內的帝國主義份子竟敵視起我們來。四年來，他們一貫地進行陰謀破壞活動，造謠生事，刺探情報，組織反動武裝，並派特務匪徒陰謀刺殺人民革命領袖，顛覆人民政府。他們知道人民政府是保護正當宗教的，所以他們却持了耶穌的名義來造謠，作反動宣傳，利用了聖堂作罪惡活動的場地。這些傢伙真是無恥到家，刁鑽的可以。耶穌會罵過這一類東西是披着羊皮的狼，刷了白土的坟，也會用鞭子趕走在聖堂裏作買賣的好商。今天共產黨、人民政府給我們把狼趕出去了，把聖堂打掃了。事實擺在面前，究竟是誰在毀滅宗教，誰在侮辱耶穌，過去我們不明白，今天該明白了吧！

人民政府對於宗教信仰與正當的、公開的宗教活動是堅決保護的，共同綱領上已有明文規定。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也早已指出：「只要教徒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去年在接見西藏致敬團時，毛主席又說：「共產黨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採取保護政策。」教友們，這還不明白嗎？這還不放心嗎？希望大家趕快起來，積極協助人民政府肅清一切反革命的間諜特務活動。國家安定了，人民幸福了，放手傳播福音，發揚基督精神，此其時矣，此其時矣！

百倍提高警惕，

繼續進行鬥爭！

武漢市天主教反帝愛國
學習會橋口區分會主席 劉國政

我們看到七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粉

碎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破壞活動的陰謀，上海市先後破獲兩起間諜特務案後，我們對這些披着羊皮的帝國主義翟光華、斐有文、格壽平、田望霖、林仁等，表示無限憤怒與仇恨。這些帝國主義份子以宗教活動為掩護，勾引匪特，盜竊情報，破壞土地改革，破壞各種運動，危害人民民主政權，田望霖、林仁也都以天主教神父為掩護，長期進行間諜特務活動，刺探我國各地政治、經濟、文教各方面的機密，編成情報用各種密碼、密寫寄往國外帝國主義特務機關，它的密碼用聖母像為封面作掩護，這是對聖母對教會多大的凌辱！

同時這些帝國主義份子竊據天主教的神職，用摘神權來威嚇愛國的神父，以開除教籍、停止神功、不能領聖體來威脅愛國教友，因此使我們天主教友的愛國運動，時時遭受阻碍，純正的神職人員，在教會內不能抬頭。在這次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破獲的間諜案中，當場搜獲手槍、左輪槍、盒子槍、手榴彈、各種子彈、破壞了的電台、槍枝零件、蔣匪黨旗，在這些帝國主義間諜分子指示下所竊取的我國機密文件，根據教會材料證明，這些帝國主義份子曾長期進行對中國人

民的罪惡勾當。

他們爲了掩飾其無恥罪行，往往以所謂天主教「超政治、超國際」，「與帝國主義沒有關係」等謊言來欺騙教徒，用宗教信仰的旗幟來掩蓋他們罪惡活動。

這些帝國主義份子披着天主教神父的外衣，他們的活動是破壞祖國的建設的間諜活動，所幹的勾當，不是爲宗教服務，而是破壞人民的利益，違反天主的誠命，亦破壞教會的純潔，已失去神長的身份，我們應該把這些法利賽黨徒，從教會內驅逐出去。

現在我代表武漢市橋口區三百餘愛國天主教友擁護上海市人民政府逮捕帝國主義份子間諜特務的英明措施，決心參加反帝愛國的鬥爭。同時我們武漢市天主教友亦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反帝鬥爭，並驅逐了三個帝國主義份子——王肅、諾厄、文正德出境，控訴這三個帝國主義份子殘害中國人民的反動罪行，今後我們保證和廣大人民密切結合起來，與潛藏在天主教內帝國主義份子展開嚴肅鬥爭。我們知道，如果教會內不把帝國主義間諜特務肅清，不堅決與帝國主義割斷關係，

不僅危害國家和人民的事業，而且嚴重地危害教會的本身，因此我們爲了維護祖國的尊嚴，民族的獨立，聖教會的純潔，要繼續與帝國主義作頑強的鬥爭，百倍提高警惕，團結在人民政府的週圍，高舉着反帝愛國的旗幟勝利地前進！

讓帝國主義的陰謀

從此永遠宣告破產

青島教友 項文英

當我在報紙上看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破獲了兩起隱藏在天主教內的特務案件的消息後，使我對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侵略的本質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同時也引起了我的沉痛回憶。

過去我們青島的教會，是在帝國主義的統治與把持下的。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爪牙經常在教徒當中散佈教會「超政治」「超國際」的論調，可是看看事實吧！我們青島有八百多善良的教徒，被騙參加了秘密的反動組織「聖母軍」，帝

國主義份子又造謠破壞教徒與人民政府的關係。我們祖國的青年要參加國防建設時，他們又千方百計地威脅和阻撓，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分子是多麼毒辣、陰險啊！它用「超政治」的論調來模糊中國教徒對自己祖國的熱愛，暗地裏却進行與中國人民爲敵的破壞活動。在我們教會的聖教法典中，已明文規定了教堂中不能暗藏武器，但是，政府在我們青島的教會中却搜查出子彈、槍枝、刺刀和毀壞了的電台、情報底稿等，最使人痛恨的是我們的志願軍同志不惜一切犧牲，受盡了千辛萬苦在朝鮮戰場上爲了保衛我們祖國的和平建設和人民幸福生活，而帝國主義分子，却竊盜了一張志願軍的運輸路線圖來。我們要問問這些東西是幹什麼的？在今天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是誰沾污了我們的教會，是誰把我們的教會弄得烏烟瘴氣？毫無疑問，就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這是我們每個愛國愛教的教徒所絕不能容忍的。我們要和那些利用宗教破壞祖國建設的帝國主義分子作堅決的鬥爭。我堅決擁護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暗藏在天主教內的特務間諜的英明措施，我要以自己的實際行

動來支持上海市愛國教友的正義鬥爭，在反帝愛國的戰線上貢獻自己的力量。教友們，團結起來，讓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侵略的陰謀，在我們

神聖的國土上將永遠宣告破產，為實現一個真正為傳播耶穌福音的教會而奮鬥！

從參加民青聯大會談到對上海市破獲的間諜案的感受

• 徐安民 •

民主青年代表大會第一次在南京召開，為我們全市青年帶來了無比的興奮和愉快。參加這次大會的三百零五位正式代表，雖然他們是來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職業與工作，但是他們正有着一個共同的意志，就是要為建設幸福的、美好的、祖國而努力奮鬥。

南京市天主教青年教徒們也不例外地選出自己的代表來參加這次大會，本人也當選為代表，並且由大會推選為主席團，這是我感覺到極度興奮而畢生不會忘記的事。

當大會開始的第一天，代表們是初次會晤，彼此間都很陌生，可是經過了互相介紹、晤談，在短短的一兩個小時裏，就變得兄弟般的親切熟悉，同時大會的工作人員，對代表們關切和照顧

得十分週到，早已準備了許多青年人所愛好的一切，如舞蹈、棋賽、各種刊物畫報，各項文娛活動等。應有盡有，使每個年青的孩子們過得如同在自己家庭裏一樣的舒適和溫暖。

這次大會始終在團結和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着，並由政府首長以及生產模範和勞動模範來為我們作報告。代表們聽了報告之後對目前祖國的形勢和任務的重要性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每次報告之後，大家分組進行熱烈的討論，在討論會中，天主教青年代表一致表示：為了保衛祖國的安全和保障聖教會的純潔，今後必須加強學習，貫徹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為肅清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而奮鬥。

大會進行的第三天，正式產生了南京市首屆

民青聯執行委員，在幾千人參加的大會上，把我的名字也列到二十七名執行委員名單裏公佈出來。在場的青年教友們聽到後，一個個都興奮地跳躍起來，我自己當時的頭腦裏感到千頭萬緒，不知在想些什麼。在不停的鼓掌聲中，我被激動的淌了幾滴興奮的眼淚，我在想着：「像我這樣一個平凡的人，舊社會裏一向是被人瞧不起的，人民政府把我從火坑裏救起，到今天，『飲水不忘掘井人』，這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給我們帶來的光榮和幸福。今天，我們展開了反帝愛國愛教運動，天主教再不會被帝國主義分子利用了。為此我決心要在今後的反帝愛國愛教工作中，貢獻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來報答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當天晚上，代表們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晚宴，青年們與高彩烈的舉杯為全國和全世界的民主青年大團結而乾杯，為青年們所最崇敬的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健康而乾杯，又為青年們光榮的傳統五卅和五四革命運動中死難的先烈以及抗日和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為我們犧牲了的烈士英雄們而乾杯，最後各界青年表示決心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建設好自己的獨立、民主、自由、

富強的祖國努力前進。歡宴過後緊接着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全市兩千多青年參加的聯晚會，青年們熱烈的擁抱、跳舞和歌唱，大會始終在團結、緊張、愉快、活潑的氣氛中進行着。

在這次青年代表大會上，我聽到首長在報告中指出：「雖然帝國主義分子被我們驅逐去了一部份，但是他們一貫是陰謀、毒辣，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要隱藏着繼續不斷的來破壞我們祖國的建設，破壞我們的幸福生活，我們必須隨時警惕着敵人的陰謀破壞才對。」從最近上海市連續破獲的潛藏在天主教會裏的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天主教進行的間諜特務活動案件，就很清楚地說明政府首長在青代會上喚起我們每個青年隨時警惕是非常正確而必要的。在我看到報紙上登載着這些消息的時候，真使我憤怒填胸，同時我又感覺到高興。我所憤恨的是這一批帝國主義分子還在妄想騎在中國人民的頭上繼續來統治來壓迫我們，他們決不是我們的神長而是豺狼，現在就以帝國主義分子田望霖，林仁來說，我們教友都知道上海市的是我國天主教堂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他們却不住在教堂去偏偏就在旅館公寓裏，他們的

不良的企圖就顯而易見了！他們在聖母像的背後暗藏了密碼，這是我們教友所能忍受的嗎？教友所虔敬的聖母，是告訴我們如何行善和愛人，而他們却躲在聖母像後面來搞這些違反天主十誡違背全人類意志的罪惡行爲，這就是傷透了天主的心！記得耶穌顯聖於聖女馬加利大時說：『現在有許多人透傷了我的心，尤其是被我所選的那些人……』我們想，天主既然揀選了他們，就爲護他們好好的爲天主傳播福音，叫他們遵循耶穌的意志爲廣揚聖教拯救世人而努力工作，但是事實却相反，結果他是背叛了耶穌，變成的吾主耶穌最痛恨的人，因爲耶穌在世講道時又說過：『假如你們的義德不超過法利賽人和經師們是不能開天堂的。』我們再看看這些傢伙所做的事，他們任意姦污婦女，祭台背後暗藏着軍火，聖母像挖空放進毒藥，慈善的招牌下屠殺了千千萬萬的中國嬰兒，這就是他們「義德」！我們善良的教友，假如再不把這些傷透了耶穌聖心的壞東西清除出聖潔的教會外去，恐怕將來連我自己的靈魂都

升不了天堂的。

因爲我過去受到帝國主義分子的蒙蔽和欺騙常常以爲共產黨是要消滅我們天主教，一個虔誠的教友應該爲聖教會而致命，但是今天眼看到帝國主義分子用血腥的手所做出的這些罪惡事實，和他們在自己的實物罪證面前親手所寫的自供書，我們早已醒悟過來是上了他們的當，這些罪惡行爲，請問是傳教士應爲的嗎？到了今天他們爲什麼自己不準備替天主「致命」，反而來求人民政府寬大處理呢？再愚蠢的人今天也會看清楚過去讓我們爲天主致命事實上就是叫我們死心塌地作他們的走狗來危害自己的祖國。帝國主義分子是多麼兇狠、惡毒呀！

我要深深的感謝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拯救了我。今後我決心站穩立場對我們祖國廣大人民和愛國教友的死敵——帝國主義分子——堅決展開無情的鬥爭，在反帝愛國愛教工作上拿出我自己所有的力量，來報答共產黨和毛主席待我的恩情。

「公教青年報國團」是反動的武裝特務組織



人民日報編者按：一九四九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七月，我華北各地人民公安

機關先後在石家莊、北京、天津、唐山等地破獲了「公教青年報國團」反革命案。經過長期周密的調查和審訊的結果，完全證實「公教青年報國團」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匪幫特務機關直接掌握和控制的一個龐大的武裝特務組織。它的目的是協助國民黨匪軍進行反革命內戰，破壞人民解放區，進行暗殺活動破壞人民革命。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匪幫的這一極端卑鄙惡毒的陰謀詭計，在我國人民的鐵拳的捶擊下已經粉碎了。這是我國人民反帝鬥爭中的一大勝利。今天我們把這一反革命案件的全部材料發表出來，必將有助於我國廣大人民，特別是愛國的天主教徒，進一步認識帝國主義窮兇極惡的猙獰面目，從而提高自己的警惕性，積極協助人民政府，堅決肅清帝國主義的一切破壞活動。

「公教青年報國團」是天主教中的帝國主義

間諜分子雷震遠（比利時人，天主教神甫）和國民黨匪幫特務共同組成的一個龐大的武裝特務組織。這個組織是以天主教中的反動神甫為基礎，裏有一部分天主教徒組織起來的。它直接受國民黨「軍統局」的指揮，以地區為單位，設立各級組織，分佈到華北各地。帝國主義分子和國民黨匪幫成立這個組織的目的，是協助國民黨匪軍進行反革命內戰，破壞人民解放區，進行暗殺活動

，破壞人民革命。

「公教青年報國團」的特務匪徒，主要是依托華北各地的天主教堂，利用天主教會深入廣大的城鎮和鄉村，進行反革命武裝活動。這樣的組織和活動方式，深得蔣介石匪首的重視，認為這是國民黨匪幫在華北保持反革命統治的基礎之一。到全國解放之後，作為蔣介石殘餘勢力之一的「公教青年報國團」，即改變其組織形式，編組「地下工作隊」潛伏華北、華東各地，進行造謠破

壇、刺探情報及策動武裝暴亂等特務活動。

這個武裝特務組織，從一九四九年超，在石家莊、北京、天津、唐山、昌平、南口、張家口等地先後爲我人民公安機關所破獲，逮捕了這些特務匪徒，搜獲其大批文件、武器、炸藥等反革命罪證。「公教青年報國團」的整個反革命組織是基本上被摧毀了。我們現在把這個反革命組織「公教青年報國團」的情況和主要罪行介紹如下：

罪惡的合作

抗日戰爭剛告結束，國民黨匪幫即準備發動大規模的內戰。一向在華北一帶爲帝國主義作間諜的比利時籍天主教神甫雷震遠 (Raymond J. de Jaegher)，爲了幫助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匪幫進行反革命內戰，即自動投効，經過國民黨特務和天主教敗類于斌的介紹，會見了匪首蔣介石和戴笠，合謀組織所謂「公教青年報國團」，利用天主教在華北各地進行反革命的武裝特務活動。

雷震遠是有名的國際間諜，一九三〇年到中國，以傳教爲名，在華北一帶進行間諜活動。

一九三一年升任天主教神甫，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之後，參加雷鳴遠（國民黨特務、比利時人）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在山西、河北、山東及隴海路沿線，刺探八路軍和抗日根據地的情報，自稱這是作「反共前哨的尖兵」。

雷震遠和特務匪首戴笠密商合作之後，所謂「公教青年報國團」即在一九四六年初成立於北平，以雷震遠爲總負責人，直屬國民黨「軍統局」，由該局撥發所謂「基本幹部」的薪餉。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爲了擴大組織與活動範圍，「公教青年報國團」先後與國民黨匪幫當時在華北的最高機關「第十一戰區長官司令部」、「北平行轅」、「華北剿匪總部」取得聯系，兼受其指揮及經費補助，並以「民衆自衛團」和「青年救國救民先鋒隊」的名義，對外作公開活動。一九四七年七月，匪首蔣介石發佈所謂「總動員令」，雷震遠又以「民衆建國協進會」的名義，招攬華北各地天主教神甫參加其反革命組織，據他說：「民衆建國協進會，爲適應時代的社團組織，負有歷史的重大使命，政府中樞及公教當

局均寄以無限殷切之期望。……當茲開展伊始，尤值總動員令頒發、剿匪救民之際，事體艱偉，非集賢能，難期成功」。就這樣把一大批天主教神甫網羅到他的特務組織中去了。

「公教青年報國團」由雷震遠充團主任，姚志遠（天主教徒）、任佩澤（天主教徒）充副主任，刁化仁（軍統上校特務，天主教徒）充秘書長。總團部之下，分設河北、綏遠、察哈爾、山西、山東五個分團，各分團設有所謂主任、指導司鐸和書記等職位，充當這些職務的有天主教神甫和職業特務。分團之下設工作隊，河北分團設有北平、天津、保定、石門、唐山、涿縣等六個工作隊。

一九四八年六月，「公教青年報國團」兼受匪「華北剿匪總部政工處」指揮，將「民衆自衛團」改名爲「青年戡亂救民先鋒隊」，取消分團的名義，將山東分團合併於匪「軍統局濟南站」，山西分團取消，河北和察哈爾分團改編爲第一、第二兩個大隊，各分團所屬的工作隊改編爲中隊。第一大隊由刁化仁兼大隊長，下設北平、落堡、天津、唐山、保定、涿縣、石門、薺城等

八個中隊。

一九四八年冬，華北各地相繼解放，「公教青年報國團」的特務匪徒陸續從解放地區聚集北平，當時雷震遠已逃往南京，該團乃由刁化仁負責指揮之責。人民解放軍進駐北平近郊時，刁化仁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開所謂「非常時期會議」，決定將「公教青年報國團」改組爲「地下工作隊」，下設一個聯絡站，四個大隊，十七個區隊，五十二個分隊，總隊部設於北平，由刁化仁充總隊長，陶嘉信（天主教徒）充總隊副，王漁世（天主教徒）充指導司鐸，屈國華（天主教徒）充聯絡站站長，宋維里（北京八面槽天主堂神甫）充聯絡站指導司鐸。各大隊亦設有隊長和指導司鐸。這些區隊、分隊分別潛伏於華北各地進行活動。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解放前夕，刁化仁逃往香港，繼續指揮所謂「地下工作隊」的潛伏活動。

一個巨大的陰謀案

「公教青年報國團」成立之後，在華北各地

進行了一連串的反革命活動。進行暗殺活動，指示飛機轟炸目標，組織武裝侵擾解放區，殺害革命幹部和人民羣衆。

一九四八年，「公教青年報國團」在河北平山和石家莊進行了一次重大的暗殺陰謀。這個陰謀是「公教青年報國團」匪首刁化仁和天主教正定教區神甫吳雅閣所指揮和發動的。一九四八年初，吳雅閣得到特務教徒任國順的密報，得知我解放區領導機關所在地，吳雅閣即將此項情報轉告「公教青年報國團」秘書刁匪化仁，並共同擬就暗殺計劃，呈報匪「北平行轅」和「軍統局北平站」，隨即派遣天主教徒趙德祥潛赴靈城，與橋寨村天主教神甫趙雅閣及馮連相等佈置暗殺行動。靈城橋寨村天主教是「公教青年報國團」在解放區潛伏活動的據點之一，據說該團向匪「北平行轅」所作的報告中說：

「橋寨村村民全係教友（教務由趙神甫主持，另外尚有四位神甫潛居，外人尚不知悉），趙神甫任我方工作聯絡之責，趙德祥將證件交彼後，彼已分頭派員將有關之同志召集至該村，領受命令，俾便進行工作」。

這個陰謀不過是匪徒們的一個荒謬愚蠢的妄想而已，根本無實現之可能。但是昏聩透頂的國民黨匪幫首腦機關，得到這個報告却如獲珍寶。從一九四八年三月到七月，五個月之間，國民黨特務機關完全陶醉於這個夢想，不斷向刁化仁發出催促查問的函電。例如：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匪「北平行轅第二處」處長張家銓寫信給刁化仁：

「化仁兄：某事（按指暗殺行動）關係甚大，務請以全副精力貫徹到底。進行情況如何？不論有事無事，均希逐日以書面向行轅報告，迄完成爲止。萬勿間斷爲荷」。

六月六日，張家銓又以代電通知刁化仁：「三月三日函計達，我兄運用馮某行動匪會一案，已電移北平站（按指「軍統局北平站」）喬家才兄核辦，速往洽辦爲盼」。

七月八日，「軍統局北平站」以代電通知刁化仁：「刁化仁兄：一、准張家銓兄移送運用馮連相行動匪首一案到站，同時奉局令查詢本案進行情形；二、即希將本案最近發展情形詳

告，以便轉呈偽荷」。

七月二十三日，「軍統局北平站」又以代電詢閻刁化仁：

「關於該案最近發展情形如何？茲奉局令查詢，並飭積極進行，即請迅予辦理見覆爲荷」。

其間，匪南京「軍統局」本部，亦不斷對「公教青年報國團」直接給以指示，督促其積極進行。

但是，這個罪大惡極而又盲目愚蠢的陰謀，在解放區人民政府和廣大羣衆的週密防範之下，終告破產，成爲泡影。

這個陰謀失敗之後，「公教青年報國團」又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和九月，指示匪機濫炸平山、石家莊、靈壽等地，仍企圖危害解放區領導機關和幹部。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雷震遠和刁化仁根據冀魯閻的報告，以代電密報匪「華北總部」、「軍統局北平站」和南京「軍統局」本部，說我高級黨委「於前數日借幹部數十人抵平山縣西北八十里郭蘇鎮六區許之溝里村，住於該村東北角

天主堂內，係一幢瓦房」。又根據特務教徒米二海的情報，將平山、郭蘇鎮、溝里村的機關、工廠、倉庫的位置繪成地圖，報告匪「華北總部」，指示匪機轟炸目標。國民黨匪幫即根據他們所指示的目標派遣匪機濫炸平山，毀民房七百餘間，炸死炸傷群衆三十餘人。同年九月國民黨匪幫又根據「公教青年報國團」的特務教徒李傑貞和楊東來的報告，並由這些匪徒施放信號，指示目標，派遣匪機連續濫炸石家莊和靈壽等地，炸死炸傷群衆一百三十多人。

組織武裝暴亂

組織武裝特務，協同國民黨匪軍擾解放區，這是「公教青年報國團」主要的活動方式。一九四七年七月，「公教青年報國團」在正定解放區會進行了一次武裝暴亂，在正定的城郊一帶，殺害了三百多個幹部和群衆。

這個暴亂是「公教青年報國團」潛伏在正定天主堂的指導司鐸楊鴻志和該堂的主教陳啓明、神甫陳道生，石家莊天主教堂荷蘭神甫羅貝之等共同策劃的。這個計劃經國民黨冀魯閻第三旅軍

長羅歷我批准之後，楊鴻志即與趙子雲（反動地主還鄉隊長）將天主教教徒五百餘人組成武裝還鄉隊，在七月中旬乘虛佔領正定縣城。他們在盤踞正定的四十幾天中，連殺到近郊的三邱村、大林濟、朱河等村莊燒殺搶掠，無所不爲，被他們殺害的群眾在三百人以上。

「公教青年報國團」除本身的特務武裝之外，還協助天主教的其他反動分子組織武裝，參加國民黨匪軍作戰。一九四八年五月，天主教北平教區神甫李志仁、曹立珊等，經過「公教青年報國團」綏遠分團主任白祥（天主教綏遠教區副主教）的介紹，得到匪「華北總部」的協助，組織所謂「華北總部民衆服務團」這個反動組織收羅匪徒一千二百餘人加以武裝，以反動的天主教徒爲骨幹，編爲「守護第七團」由匪「華北總部」派遣軍官指揮訓練，在一九四八年十月開赴天津，編爲國民黨匪軍第一〇四軍第三二六師的第九七八團。當時該團駐天津西營門，其中約一個營駐紮於楊柳青一帶。這批匪徒在楊柳青燒殺搶掠，作惡多端，至今還被當地人民所切齒痛恨。同年十一月人民解放軍圍攻天津，這批天主教的反

動武裝在天津西營門一帶拆民房，修工事，負隅頑抗，結果爲我人民解放軍予以全部殲滅。

投靠美國特務

一九四九年冬華北各地相繼解放之後，「公教青年報國團」在雷震遠和刁化仁的指揮下，改組所謂「地下工作隊」，繼續進行反革命的陰謀破壞。

匪首雷震遠在一九四八年由北京逃往南京，轉赴美國，一方面在美國到處講演、寫文章，招搖撞騙，製造謠言，誣蔑新中國，爲國民黨匪幫呼援，一方面指示刁化仁與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保持聯系，指揮內地的殘餘匪徒繼續潛伏活動。雷震遠在美國的主要活動是向美國政府的特務機關續營投靠。在一九五〇年多到一九五一年初，雷震遠通過美國傳教會的林主教（Bishop Lane）與東京麥克阿瑟總部聯系，又通過美國前戰略情報局（O.S.S.）局長杜諾萬（William Donovan），先後與麥克阿瑟和李奇微總部的情報機關、華盛頓的最高特務機關、美國空軍部隊的情報組織發生關係。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雷震遠

由美國親筆寫信告訴刁化仁：

「你所提述的事情，當然非常重要，但國民政府將對於此問題如何？假如能想法子報告我們正在辦一件大事情，將來政府還能明瞭一切。爲進行此事，我給美傳教會林主教（Bishop Lane）秘密提述這件事情。因林公這幾天在日本，林主教去日本前，我求他向麥帥提述幾個問題，林公上主日來信說他還沒見總司令，因此昨日給他寄一掛號信，述說此事，但沒說你的名，只說一個中國朋友。我請林公說，求麥帥指使一個可靠的人將能同你連合（聯絡）辦理。但提述兩件事：一、辦事的人應有相當好的特項（遇）。二、派的連合（聯絡）人應該十二分可靠。因在美國一個秘密機關 C.I.A.（按即美國「中央諜報局」）有共產黨的，因此應該特加小心。昨天我也給前 O.S.S. 首領打電話說，我願見他。他是 General Donovan（天主教徒），前給戴先生（按即戴笠）辦事在抗戰時期。二月我見他一次，說了半天，昨天他的密友也沒在，也沒來

回電話。可是我今天再打電話聯合（絡）將給您寫信述說結果。你該十分小心，別冒失……」。

四月七日，雷震遠又寫信給刁化仁：

「昨日我去拜望 General Donovan 德將軍（按即杜諾萬），我們談一小時的工夫，這個問題。他是麥帥的同學，並常在一起作過事情，因此他先想自己去一趟，但因在紐約事情忙碌，不易親身去一趟。他請我寫一個報告書交給他，他有辦法把此報告書直接交麥帥……」。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雷震遠寫信給刁化仁，叫他提出潛伏活動的計劃，雷震遠在這封信中說說：

「可愛的化仁：今早晨，有華盛頓要人給打電話，規定時間見我，談了工夫很大重要事。上次我給您寄來的信，述說一位德先生，德公（按即杜諾萬）給東京寄我的報告書，東京非常高興，願意作此生意，因此今派華盛頓的大生意人來商談買賣。談了很久，爲商談做生意的方法及報告總公司。大概

六月十號總公司及東京分公司將有最後答覆。大概爲此生意我同總公司的要人去同您在港談談一切。大概爲做此生意大魁謀（規模）需用多少美金，小魁謀（規模）辦大概需要多少，請您答覆我說一下。爲事情的重要及生意的好處，他們完全明瞭，他們願意做成功此生意……」。

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刁化仁把他的反革命活動計劃，從香港寄給雷震遠。這個計劃包括武裝破壞和刺探情報等。刁化仁在這個計劃中說明：

「需要的款項，小規模的作法，單爲辦理情報工作，每一個月的維持費和工作費，最少需要美金五萬元，中規模的作法，除情報以外，連宣傳、策反、聯絡游擊隊等，每月需美金十萬元，大規模的作法，擔任整個反共第五縱隊的任務，其所需款項數字，依工作需要的程度而定」。

據刁化仁說：「國民黨爲何不能爭取這些人（按指「公教青年報團團」的殘餘匪徒）？是因爲他們（按指國民黨）失去了政治吸引力，換言

之，如果美國還沒有積極反共的態度，則這些人還是埋頭待斃。再換句話說，這些人爲何願意接受我們的領導，就是相信了我們的政治觀點和反共邏輯」。

雷震遠在六月十二日回答刁化仁：「昨日接到了航掛的拉丁信，說說經濟的需要費，我感覺到數目很大，但假如真成功這些事，數目就不大。今我去報信，希望不久能得到最後的答覆。」

六月二十八日，雷震遠又寫信叮囑刁化仁：

「德公告訴我再忍耐些日子，並且告訴別相信C.I.A.，因該美國秘密組織有共產分子。當然共（產）分子不多，但爲成功我們的事情，他不能把我們的同志介紹給C.I.A.，假如德公向C.I.A.提述我們的同志，他們必定歡迎，但將來爲我們不利。德公前介紹的組織，是C.I.A.以上的最秘密組織。我們同志應該完全保險，才可以辦理。」

雷震遠在七月十四日寫信給刁化仁，又指示他：

「請您在港多給鄭先生（按即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鄭介民）幫忙，因爲鄭先生

在政府中是最愛國的人員。爲在華北工作，該十二分小心，找最能受（守）密（秘）密的人，不然將來不斷（但）沒好處，只有害處。不怕人少，並且這些同志只能與蘇聯合（絡）。當然這樣工作很慢，但妥當」。

七月十六日，雷震遠寫信通知刁化仁，他已經經過杜諾萬的介紹，與美國空軍的特務組織發生關係，據他說：

「昨日午後，德將軍給我電話，請我到他的辦事處，因有要事給我商談。雖然那時我正要去辦事，我先到德公處。一見他非常高興，說他願意介紹兩位航空隊秘密組織最高二位上校，其中一位教友，在非（律賓）羣島工作，我們先在德公談話，後在他們二位所住的旅館談的工夫很長，明天前半天我將再談。可是這此（次）事情比上次有希望，因德將軍給他們說明應該實辦。美（國）有四五個秘密組織，每個組織獨立辦事，但要緊消息實上政府最高人員。海路（陸）空獨立行（性）組織，以爲（外）還有美中央C.I.A.秘密組織，還有W.C.I.國內秘

密組織（按即聯邦調查局），前德公介紹的（是）路（陸）軍最高的組織。」

雷震遠在美國的這些活動，未分證明「公教青年報國團」的殘餘匪徒已經成爲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伸展的魔爪之一。

殘餘的活動

「公教青年報國團」匪首刁化仁，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解放之前逃往香港，一方面通過雷震遠與美國政府的特務機關發生關係，同時接受國民黨特務匪首毛人鳳的指示和鄭介民的協助，繼續指揮所謂「地下工作隊」的活動。一九五〇年四月，國民黨「保密局」命令「公教青年報國團」改稱爲「中國青年報國社」，並指示：「以普通社團立場，從事反共抗俄之民衆運動，並照所訂計劃，先以情報及心戰（包括宣傳）爲工作重心，俟機進行策反及行動工作。……希對內地教友盡力密取聯絡，以便開展敵後工作，並物色適切人員建立潛伏情報組。在香港方面應多方蒐集國內外情報，並利用「益世報」，加強心理作戰及對外宣傳工作」。四月二十九日，國民黨「

「保密局」又指令持任雷震遠爲「中國青年報國社」理事會理事長，刁化仁爲社長。

一九五〇年五月，刁化仁在台灣向國民黨「保密局」提出「公教青年報國團」在內地進行暗殺活動的計劃，五月十七日得國民黨「保密局」批准，發給活動經費，並指示刁化仁以謀殺我高級負責人爲主。

一九五〇年七月，刁化仁由香港秘密派遣趙培羣（化名趙羣生、丁茂昌）來北京，與八面槽天主堂神甫宋維里取得聯系。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十月，刁化仁會由香港分作四次匯來活動經費並佈置破壞陰謀。

潛伏於八面槽天主堂的宋維里，是所謂「地下工作隊」聯絡站的指導司鐸，從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宋維里先後向逃亡香港的刁化仁發出有關我國政治、軍事、經濟和天主教革新運動的情報四次，並以金錢收買政府某機關的幹部竊取機密文件，刺探政府首長的住址，寄

往香港。潛伏於北京耕莘中學的天主教正定教區神甫蕭晉陞，是所謂「地下工作隊」第三大隊駐北京聯絡站的聯絡員，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六月，蕭晉陞收買留用警士高連陞，刺探機密，並蒐集正定石家莊等地的政治、軍事、經濟情報，供給法國間諜狄俊義（西什庫天主堂神甫）。京西白家疃天主堂神甫葉保祿是所謂「地下工作隊」第一大隊第四區隊的指導司鐸，從一九五〇年一月起，即與日偽時期的「清鄉大隊」隊長姜泰，密謀糾合反動的天主教徒組織特務武裝「忠勇愛國隊」，由姜泰充大隊長，葉保祿充參謀長。一九五〇年六月，在美國發動侵略朝鮮戰爭之後，葉保祿和姜泰妄圖配合美軍進攻大陸，進行武裝暴亂。

「公教青年報國團」的殘餘分子，除開進行這些武裝破壞活動之外，在農村主要是破壞土地改革，散佈謠言，在城市就蒐集情報，阻撓天主教徒的反帝愛國運動，進行反革命宣傳。例如邊溪

元（所謂「地下工作隊」第一大隊指導司鐸，西什庫天主堂神甫）、王向潔（第二大隊第三區隊長）、楊鴻志（第三大隊第五區隊指導司鐸）等，在潛伏期間，曾以「土地改革是政治問題，教徒不能分地」來威脅參加土地改革的農民教徒；以「開除教籍」來威脅參加天主教革新運動的教徒，並阻撓他們控訴天主教帝國主義分子的罪行。

粉碎反革命掙扎的幻想

「公教青年報國團」的罪惡活動，早有我人民公安機關所掌握，從一九四九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七月，先後在石家莊、北京、天津、唐山、昌平南口等地，將「公教青年報國團」的殘餘匪徒陸續捕獲。在北京捕獲的匪徒陶嘉信（「地下工作隊」總隊副）、屈國華（聯絡站站長）、宋維里（聯絡站指導司鐸）、邊漢元（第一大隊指導司鐸）、葉保祿（第一大隊第四區隊指導司鐸）、王向潔（第二大隊第三區隊長）、楊鴻志

（第三大隊第五區隊指導司鐸）、蕭晉陞（第三大隊駐北京聯絡站聯絡員）等，對所犯的罪行，都已全部承認。這個由天主教中的帝國主義分子、外國間諜和國民黨匪幫共同成立的武裝特務組織，現在已經基本上摧毀了。這是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匪幫在中國大陸進行反革命掙扎的幻想，這種幻想，在中國人民的捶擊之下，再一次破滅、粉碎！

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匪幫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他們以各種方式，利用各種牙爪來從事破壞和搗亂。「公教青年報國團」就是他們利用天主教在中國伸展的魔爪之一。現在這個魔爪被我們中國人民斬斷了。但是一切愛國的天主教徒必須繼續提高警惕，繼續把這個魔爪的殘餘，徹底乾淨地切斷、掃除！

（轉載人民日報）

記九江城外天主堂復堂盛典

• 自立 •

九江市浚浦路九十二號城外天主堂在本堂主保聖味增爵瞻禮日重新開放了，這是九江市天主教有史以來莫大的榮慶，但是，這座名聞全國的聖堂自一八八〇年落成以迄九江解放前夕，却迭遭美帝、日寇、蔣匪幫的變賣和破壞，誠堪痛心

！這座聖堂自落成到一九四一年名義爲主教座堂，實際是在宗教外衣的掩蔽下爲法帝國主義教士進行侵略活動的罪惡淵藪。帝國主義分子，在這堂裏向教友們長期貫輸奴化教育而設有「保守學區」；並設了官房地租、高利貸等專務剝削我

國勞動人民血汗的贖房，大革命時期，在保護外僑的名義下而駐紮在這堂裏的法國水兵無恥調戲我們女教友而先後在這堂口任本堂司鐸的荷籍教士徐廣和與法籍教士馬崇道相繼姦淫我們女教友。一九四二年，美帝飛機炸毀這堂堂祭衣間，法籍教士遷堂城內，從不修理，大好聖堂，任其朽敗，後被日寇佔用，大半部門扇板壁竟被拆燒，抗日勝利後，又被蔣匪軍迭次佔住和破壞；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對教友們是猶新的記憶。

上年十二月，教會將地交由政府辦理文化事業，政府撥款一億四千餘萬元興修此堂，準備作

人民文化館新址，工程垂成的當兒，有神長、教友感於實際需要提議恢復此堂，黨和政府在接受請求後的一個主日內慨然發還了這聖堂，同時，原存在市育幼院等的宗教用品也一道地交給教會接管了。此堂除修復原狀外並添進了宏大房間八間，新裝玻璃門窗七十合，油漆粉刷，煥然一新，光明皎潔，美置無比，較之以往有過之無不及！

教友們以興奮的心情參加復堂典禮，有些個別對革新懷疑而不進堂的教友，在這次事實中受到教育，而愉欣地參加了禮拜，如教友徐戴玉說：「我真想不到共產黨有這樣好，這樣照顧我們教友。」教友周仲聲說：「這是



修復後的九江城外天主堂

毛主席的賞賜，咱們一定要把革新搞好報答他。教友們虔誠地祈求祖國繁榮、世界和平、革新勝利。劉允文神父以「事實勝於雄辯」為題闡述新中國的信仰自由，彌撒慶禮在歡笑聲、爆竹聲中愉快地結束。

事實勝於雄辯！

九江天主堂本堂神父 劉允文

爲瞭解人民政府如何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試看九江禮拜堂的事件。九江城外天主堂，是全中國著名的，十多年來不得充作禮拜之用，今承人民政府修建並無代價地轉讓給我們作經堂、辦公、及住屋之用，這是教友作夢也想不到的喜事。政府關懷教會真是無微不至！今天適逢聖味增爵瞻禮，我們重奉聖人爲主保，在此慶祝聖人良辰的同時，慶祝本堂重新開放，衷心感謝政府，並向各地教友報告這種莫可名言的喜訊。

這座經堂，建造已八十餘年，建築歷時十數年之久，爲我國有數的雄壯經堂，可惜在在抗戰時期，被美帝飛機炸毀後壁，日寇霸佔過，將門窗樑木燒毀，國民黨反動派強租過，而沒納過租金，解放後，教會劃歸學校收租，一九五二年，改作人民事業文化館，政府慨斥巨資一億四千餘

萬元修建一新，工程甫竣，政府批准教友請求，慨然讓給教會。

帝國主義分子一派胡言，說：「共產黨遲早要消滅天主教，天主教與共產黨勢不兩立，革新是『裂教』『異教』。」今天的事實，使帝國主義分子的謠言不攻自破，只有今天，得到了名實相符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在毛主席、人民政府領導下，我們得到了如此偉大的新經堂。美國自稱基督國家，却炸毀我經堂，日寇強佔與破壞我經堂，蔣匪自稱基督信徒而強租我經堂，共產黨自己不信神，却給予相信者以完全的自由，如不相信這話，今天的事實就講不通了。任何教派，在政府面前，同是一樣看待。教別，是宗教界的分析，政府不肯妄費心血，將某種宗教改爲他種宗教。天主教成裂教與否，是天主教內主教、神

父、教友的事體，政府不予過問。硬說革新是「裂教」，定是別有用心的。已被驅逐而留居香港的一位美籍主教，當神父們參加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江西省宗教界代表大會時，來信威脅中國神父：「停止神權」，乃我教革新是「反帝愛國」，並不革教義、教規，仍然保持與教宗純宗教的關係，因此，這位美籍主教，在愛國神長正義的答復面前吞氣休聲了。再舉一樁鐵證來說明新中國宗教信仰自由，拆散多年的江西高安德肋撒會已蒙政府贊助與批准，該會修女們重回自己的崗位

北京北堂區放映蘇宗教界保衛和平大會影片

姚光裕王汝輯二位神父出席講話

北京市北堂區革新委員會，爲了使教友們更進一步深刻地了解蘇聯宗教的情況，特向政務院宗教事務處借到全蘇宗教界保衛和平大會的紀錄影片，另外配合「保衛勝利果實」一片，在七月十五日下午八時，由會方與北堂神職班共同召開一個電影晚會。會前先由王汝輯、姚光裕兩位司

了，最近，教廷聖職部頒發了領聖體前守空心齋的訓示，教友一致遵守，帝國主義分子在這一事實面前，除非對「厚黑學」研究有素，是不敢再說我們是「裂教」了。

教友們！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並不因我們是教友而例外，我們的經堂，過去不是一樣地被美帝、日寇炸毀和破壞嗎？愛國即是愛教！愛國才能愛教！教友們！大家起來！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在黨和政府的週圍，高舉起「反帝愛國」的勝利旗幟，與全國人民一道奮勇邁進！

鐸作了報告，內容是介紹學習間的心得。是日，到會的約在兩千人左右。通過兩位司鐸講話及放映兩個影片後，教友們頗受感動，有幾位老大娘從思想上得到很好的印象：西堂閻老太太說：「早知道這樣好，叫我大女兒也來看看。」小經廠一位教友聽了神父講話，說：「神父講得真好，

如果腦筋不清楚也不能來講。」有的人看過蘇聯宗教影片說「真令人感動」！在演影片時，看到天主教代表作彌撒，教友們多鼓掌慶幸。當夜到十二點後才散場。茲將王、姚兩司鐸講詞錄後：

姚光裕神甫講話：

我願意藉今天這個機會，把我們學習中的個人一點收穫談談。這次講話可分作三段：

第一、通過這次學習，對學習有了正確的認識；以前我是不重視學習的，以學習爲負擔，甚至誤解以爲政府號召神職學習，是學馬列主義的唯物論，使神父慢慢的換腦筋，反教，背教。通過了學習，才完全得到正確的認識，普遍的提高了愛國的熱情，感覺到精神上輕鬆愉快，感覺到過去的想法完全是錯誤的。參加學習的神職神職班一致通過，以後要建立經常的學習。

第二、通過了這次學習，對新舊中國，有了基本不同的認識。舊中國在世界上，是很被人輕視，最受壓迫的一個國家，租界的公園門口的木牌，公然地把中國人和狗來對比；歐洲各國稱中國爲「東亞病夫」；過去，法國人以「中國人」

這個名詞是最輕謔人的話。百餘年來，中國在外交上是遍體傷痕，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種種恥辱，不可勝舉。

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依然還是勾結帝國主義，壓榨人民，日、美兩個帝國主義先後在中國獸行是人人聽到，見到，甚至是受到的。

共產黨毛主席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獲得了偉大勝利之後，經過幾個偉大的社會改革運動，我們的國家在經濟、文化以及各種建設方面，都有了飛躍的發展，又和平解放了西藏，全國各民族大團結，都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由於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以及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團結，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生產方面，不但不再仰仗「美援」反而還幫助了印度、新西蘭等國家食糧。對比之下，使我們明白了新、舊社會的性質之不同處。

第三、新中國的宗教政策。帝國主義常叫囂着「共產黨與宗教信仰勢不兩立。共產黨一貫是拆毀教堂，殺害教士……」這種宣傳早灌注在每個教友的腦子裏。所以在解放後，有許多青年逃亡外國。及至解放後，共產黨對正當的宗教並未

加以干涉，而且還在共同綱領中明文規定了一「信仰自由」。那時，由於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宣傳，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總想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是虛偽的，是不可靠的。所以到五一年革新時期，更覺得果是教難來到了，竟準備着爲天主犧牲生命。過了一個時期漸漸知道了革新是反帝愛國，而不是革教義、革信仰的運動，但是仍不敢肯定相信，總有一部份懷疑的態度。直到這次學習，聽到政府首長的報告，負責的解釋，才澈底放了心，並且有以下幾點體會：（一）信仰自由是載在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是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而制定的憲章，而新中國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不會欺騙人民的。蘇聯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了，他們的人民仍是有信仰的自由的。（二）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如果政府以強制和壓迫的方式對待宗教，就影響了全國各民族的團結；首先新疆西藏的人民就要失去了信心的。（三）共產黨雖不信神，但並不反對人民信神。雖各有不同的信仰，各有不同的黨派，但是你只要一切爲了祖國，在反帝愛國的原則下，總是團結在一個統一戰線上的。

再從實際上看一下：（一）北京自解放以來沒有一個堂口是爲了信仰而被查封的；沒有一個主教或神父是爲了信仰而被捕的。教友也是一樣。凡是失去自由的都是有着政治問題的。（二）從解放到現在，曾沒有一天間斷了彌撒聖事，而且目前北堂教務還在發展中：自三月間成立了兒童要理班，已將近三百多兒童。開聖體的有卅二名，領聖體的有四十二名。（三）教會不但不受限制，並且還得到政府隨時的協助和照顧。如教會傳教事業所用的房屋一律免捐，去年北京在天津一部出租的房產稅，一時繳納不上，每天應納滯納金一百元。政府特別照顧，免除了滯納金。（四）在革新後，我們教會地位大大提高，我們的主教也爲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之一。最近在首都召開的全國青年代表大會，全國各地天主教也有幾位代表出席。去年在維也納召開世界和平會議，也有我們天主教界的神父參加。這都說明在新中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宗教界愛國人士享受着與廣大人民同等待遇的。

從這些體會上，我個人今後決定要分清教義，站在人民方面，爲組織黨義而努力。教友們！

我希望和你們一起，實際行動起來吧！

王汝韓神父講話：

愛國這個問題，並不是解放後的新道理；而是早已包括在第四誠內的道理。如果是一個好教友，必定知道孝父母，同時也要熱愛祖國。

主耶穌見到他祖國的首都日路撒冷將要毀滅時，他曾坐在山坡上，面向日路撒冷痛哭。這說明耶穌對他的祖國是熱愛的。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信第十三章，勸教友說：「……要服從政府，一切政權來自天主；一切當權者，都是由天主制定的，誰違抗政府，就是違抗天主建立的秩序，而違抗者，自己招來懲罰。」

聖教法典二千三百三十五條以明文規定，「凡參加陰謀顛覆合法的國家政權組織者，立刻被罰其通功。」「夫至大」至聖通牒命令外國傳教士要遵守所在國家的政策法令。從這裏看，我們不但是中國人民，而且又是天主教徒，因此對愛國的義務，可說是雙重的。

愛國並不是空談理論，必須要結合實際行動。現在全國人民都在個人的崗位上行動起來，工

人、農民、志願軍都在盡着最大的力量，流着寶貴的血和汗，爲祖國人民奮鬥着。我們宗教界，特別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受帝國主義的麻醉太深，所以我們的具體表現，首先即是要清除隱藏在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毒素。這就是革新運動的真正意義。

我們在學習時聽了政府首長們的報告，他們明確指出革新絕對不是革新教義，其真正目的只是爲了反帝愛國。帝國主義是我們革命的對象。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百餘年，處在半殖民地地位，一向受着外國人的侵略和壓迫。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着中國人民鬥爭了三十多年，多少烈士犧牲了鮮血頭顱，打败了日本，又推翻了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反動政權，到四九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全中國解放了，把帝國主義勢力趕出去了。這時候中國人民才真正得到了自由。所以毛主席在第一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們相信，中國有史以來，只有毛主席給我們做到了這一步。

五一年一月十七日，周總理號召天主教界參加反帝愛國的行列，由於這樣，全國各地天主教

才展開了反帝愛國的運動。我們翻開歷史看一看！帝國主義國家一貫用武力發展傳教事業，傳教士宣揚福音救世原是好的，但是絕對不該仗帝國主義惡勢力，勾勾扯扯，以致使外教人管我們叫「吃洋教」、「二毛子」，這真是我們天主教的奇恥大辱。耶穌與宗徒傳教，並沒有藉任何勢力。耶穌傳教到某一個城市，城裏人拒絕他們入城。伯多祿賭氣和耶穌說：「老師！您降一把火把城裏的人都燒死。」耶穌回過頭來，斥責他說：「去！撒殫！你還不懂得我的精神。」可恨在庚子年以後的外籍教士，違背了耶穌的精神，勾結了他們的帝國主義國家，借着惡勢力，來開展教區，以致德、法兩國互爭保教權。歷史上的山東教案、江西教案還不是帝國主義利用教士侵略中國土地嗎？最近的又有李安東陰謀砲打天安門事件，大家都知道，易縣主教馬迪儒與李安東勾結，給他存追擊砲彈。經政府查出後把馬迪儒判處無期徒刑。像這樣帝國主義分子，我們還不該反對嗎？我們就有責任檢舉他們，反對他們。我們通過學習討論，得到了一致的結論：革新即是反帝愛國愛教，具體的表現即是清除教內帝國主義分子。有人說，這是違反法典，侵犯神權。這話太沒道理了。許他們危害我們的祖國，不許我們保護我們的祖國嗎？我們反對的是那些特務間諜、造謠惑衆、反對政府的反革命分子，而不是排

外，國際間的朋友，政府還是歡迎的。這一年來有許多天主教神父如南美洲厄瓜多爾神父曾在北堂作過彌撒。越南教友楊文談，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時有澳洲的、新西蘭的、意大利等各國教友到北京來，都會到北堂來訪問，政府是一樣殷勤招待的。又有人說，革新就是走上裂教的道路。這真是胡說亂道。裂教是與教宗脫離關係，不服從教宗最高神權和教義上的領導。現在羅馬教宗還是仍舊給北堂來公事，如關於領聖體前守空心齋，寬免教友今後可飲清水，和宣佈聖母升天爲信德道理等等，都證明北堂仍舊是服從教宗領導的。

在六月底李副主教以教區負責人的資格，出了一個通知：所有在北京各分堂、修會、教區辦事處等以及在私人住宅的神父，一律要重新請求神權，不請者，自七月一日起，聖事一律無效。結果，中外神父沒有一處不來請權的。如果說北京革新了是裂了教，爲什麼還來請權呢？這就證明一切謠言都不攻自破了。希望大家從這一點仔細想想，不要再有懷疑、輕信謠言，抱着消極的態度，執迷不悟，一切該爲了祖國着想。大家一心一意團結起來，擁護政府，響應政府的號召，把革新搞好。這也就是愛了教會，擁護了教會。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請衆信友

周瑪利亞

(六十五歲，河北武清人)

趙德肋撒

(七十一歲，江蘇無錫人)

王亞爾方騷

(四十二歲，河北大城人)

錢彌額爾

(五十六歲，山東黃縣人)

張若望

(七十歲，河北獻縣人)

呂瑪利亞

(六十二歲，吉林長春人)

武保祿

(五十歲，河北保定人)

馬瑪利亞

(五十九歲，天津人)

爲彼祈求

外地教友注意：來函報告新亡者，務請寫明亡者年齡、籍貫！

教友們！請訂閱：

信 鴿 半月刊

(上海思南路49號)

新 聲 半月刊

(湖南長沙北門外長春巷附六號)

曉 明 半月刊

(漢口車站路慶平里22號)

本刊代訂信鴿半月刊

訂 閱 價 目：

三 個 月 三 千 元

半 年 六 千 元

全 年 一 萬 二 千 元

請 函 本 刊 發 行 課 接 洽

稿

約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愛教為主，如：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2) 各地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3) 對於帝國主義所至曲的教義的批判。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黑色。

六、稿費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七、本刊對來稿得酌予刪改或摘取其中的一部分。

八、稿件請寄天津五區西惠路九號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播編輯部。

廣揚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人民幣一千元)

第四十八期

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

編輯兼 天津市天主
出版者 革新新運動 促進會
(天津五區西惠路九號)

印刷者 天津通俗出版社印刷廠
(天津一區和平路二五九號)

訂閱價目表

期	間	冊	數	價	目
三個月	六冊	六	千元		
半年	十二冊	一	萬二千元		
全年	廿四冊	二	萬四千元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